

拥抱田野的风

■ 雷超平

老家荒了很多年闲置的自留地,用大机器推平后,初步有了雏形。年轻有为的村长说了,不能丢荒,如果种树只能种果树。太合我意了,之前惋惜姑娘没有一个田野的春趣,当下终于可以实现了。

记得有一天午后,看着我家姑娘杂乱散落在家中的玩具,想着小时候的我没有玩具,我就羡慕地跟我家姑娘说,妈妈是没有童年的。但说完之后,我发觉我错了,与住在城区和塑料玩具度过童年的孩子相比,我的童年在广袤的大农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吹着青草味满溢的风,听着清脆悦耳的鸟鸣,踩着清澈见底的河水,摸着活蹦乱跳的小鱼虾,抛着晶莹剔透的小石子,抓着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我在回忆的长河里畅游着,偷眼望去,我家姑娘眼里泛出羡慕的光彩。

老家离城区大概20公里,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一直对种地有着特殊的情结,也不曾一次跟丈夫提及自己的梦想:有那么一亩三分地的农家小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耕种,用劳动来建造一个果园、菜园或者花园,让孩子亲身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所以当婆婆告知我离老家距离不到50米的空地可以种果树了,我的心是雀跃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好,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将村里面堆满杂物影响村容的屋边土地还原、恢复成可耕种的样子,然后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将闲置的土地复耕起来。

4月的第一个周末,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带着孩子去果苗场挑选果苗,然后举家回老家种果树。这可把姑娘给乐坏了,她自己挑选了一棵黄皮果树苗,从购买、搬运、挖土、种下到浇水,都是姑娘自己一个人完成,而且跟大家宣布是她的小苗,是她的果树。等把所有的树苗都种下后,我带着姑娘到老屋后面的空地清理杂草和散落在屋边枯萎的菠萝树叶,一起搬运到果树地里,然后埋在刚种下的果苗周围,以此来保护水分。有些枯树叶夹杂着湿润的泥土,已经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我开始以为姑娘会嫌弃,谁知道姑娘直接把小手伸进装满枯树叶的袋子里,一把一把地抓出来,分发到每一颗树苗的周围,然后有模有样地用铲子铲了一些泥土铺在上面。待我用桶把水从老屋运过来之后,姑娘又一蹦一跳地拿起水勺浇小树苗,带着草帽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的样子显得更加灵动可爱了。

种完果树,我和姑娘就在地边的龙眼树底下纳凉,阳光透过树叶,地下斑驳的树影随风摇曳。看着田野上的黄牛悠闲地拍打着尾巴,偶尔传来几声鸡鸣,我有回到小时候的错觉,在田埂上奔跑,在水田里抓鱼摸田螺,在山上摘山捻子……我叫姑娘闭上眼睛,用心感受一下耕种后大汗淋漓的感觉,闻一闻田野吹来的风的味道,听一听专属于乡村的声音。

姑娘仰着脸,闭着眼,脸蛋像个红苹果,这就是与大自然亲吻最美丽的样子。姑娘说:“妈妈,我闻到了黄皮果的香味了,酸酸甜甜的”“我听到田野上的黄牛在说话,它们说草真嫩。”我也闭着眼睛,附和道:“我也闻到了,我也听到了,那群牛还说明天还一起过来。”

老家有了果树的感觉像是拥有了全世界。在这个春天里,我们希望播种下去的不仅仅是一棵果苗,而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支

持,更是一种带动和引领。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已然是一个成功的母亲,与孩子一起拥抱田野的风,一起建造共同梦想的“王国”。

砚塘和她的邻居们

■ 黎志强

大婆婆的芒果树。芒果树生来沉默寡言,从来不为自己常年绿叶浓荫或果实累累而沾沾自喜、自我炫耀。烈日当空,他总是默默地撑起一把把巨伞,护着在其下读书、漫步和运动的学子。有时,他也像一位睿智的老者,细心地倾听着树下一些反省者的声音。

中午时分,砚塘周围一片寂静,学子们酣睡正甜,而这时恰是砚塘最美的时候。湛蓝湛蓝的湖水,清澈而细腻,宁静而温柔。微风拂过,荡起圈圈涟漪。回归平静后,又如一面明镜,映衬着蔚蓝天空中浮云的倩影。此时水天一色,让人仿佛置身于美丽的画卷之中。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湖中的小鱼了。凭栏而望,只见各种各样的小鱼,有名儿的、没名儿的,有的悠闲地游来游去,有的淘气地吐着小泡泡,有的居然调皮地玩起了蹦极……好一幅百鱼戏水图!

砚塘的另一个邻居校友堂,高大、伟岸却淡泊、宁静,像一位睿智而沧桑的老者。他从喧嚣中走来,独守一方境界,恪守人生信条,让人产生诗人的激情,哲人的思考。春风化雨沐蓓蕾,呕心沥血浴桃李。于是,一幕幕精彩的文艺演出在这里华丽绽放,一次次盛大的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办,更喜的是一个优秀的学子在这里脱颖而出。君不见,这里见证了砚塘丰硕的成果和骄傲——丁颖、林砺儒、廖盖隆、李灏、丁衍庸、杨毅、李泽森……一

代代优秀的学子从这里走向荒滩戈壁,走向花都闹市,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校友堂,您是砚塘育人的见证,是砚塘累累硕果的结晶,是砚塘风雨百载的缩影!堂中小憩,追忆校友先贤足迹,荣辱会随风而逝,名利会瞬间忘却,更让人领略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独特意蕴和真谛。

太阳累了,慢慢走到西山背后休息了。砚塘的湖水洒满余晖,犹如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闪烁着含蓄的波光,默默注视着在砚塘旁边读书、漫步的学子。这时的湖水越发变得深沉。不久,夜之女神,伸出纤纤玉指,拉来一张巨大的黑幕。夜中的砚塘在如银的月色下,捧起满天耀眼的星斗。夜风如母亲的手,温柔地抚摩着平静的湖水,在深沉的水间流转飘荡。夜中的砚塘,更加的淡泊宁静,远离尘埃。这时的砚塘,令人心也悠悠,意也悠悠,怡然陶醉,更增添了自己一份独特而非凡的魅力。

砚塘和她的邻居们,既像慈祥的师长,又像睿智的哲人。她们时刻关注着砚塘学子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时刻关注着砚塘学子理想的追求与精神的迷茫,时刻关注着砚塘学子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人生思考与生命轨迹……美哉,砚塘!壮哉,您的邻居们!



黄花风铃 ■ 创莹

我的妈妈

■ 谢钰琴

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地数落一番便了了,第二天醒来又是自我安慰着: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哎,不管他,做好自己得了。然后像没事发生一样,从容生活。别人对她的好,简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别人对她的坏,她总是不记心上。

妈妈,如同这个世界上众多的妈妈一般,平凡无奇,大大咧咧,心善无害,算是一等一的好人吧,可是就是这样的好人,却是受累了半辈子,现在到了中年,该是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年月,却是屋前冷清,守在婆婆的床前不得终日。盼着她多喝一口粥,盼着她吞下一口药,盼着她能吱呀两声,有个人接接话。

妈妈的声音倍儿大,都说话声音大的人乐观开朗,也没毛病,隔着一条村,你都能听到她叨叨的声音,嘴上永远都是呵呵笑的,有什么烦心的事也是说着说着便放下了。

这次妈妈回来,话儿明显少了,头上乌黑的秀发早已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白了,脸上的愁容也是越发紧密了。

再乐观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生活打压,终究是扛不住呀。爸爸身体

不好,刚出院,妈妈还来不及歇歇脚,奶奶又被送进了急救室,五百公里的距离,妈妈是来不及一丝犹豫便收拾了行李坐上了归途的列车。

当我守在抢救室外,眼泪啪啪地流的时候,妈妈在电话里强忍着哽咽的声音坚定地说道:“别怕,妈妈马上回来了,要签字就签,这种时候什么都不怕了。”

我知道身在五百公里外的你,心里更是像一窝蚂蚁在揪心,可是你是妈妈,爸爸蹲着,你只能站起来顶起那一片天。

妈妈的苦,比吃黄连都苦。妈妈的难,比愚公移山更难。

光阴一去不复返,妈妈的头发渐渐白了,岁月的痕迹深深浅浅刻满在脸上。

我多么想陪在你的身旁,听你唠叨,帮你分忧,可是,我已经有我的家,有我的小孩,如何顾得上,如何心有余力?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遗憾,那就是爱的亏欠,你顾不上陪我长大,我顾不上陪你变老,无能为力的陪伴。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